

04

流淌吧，河流

Flowing The River

远人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

04

流淌吧，河流

Flowing The River

远人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淌吧, 河流 / 远人主编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11

(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)

ISBN 978-7-5360-8147-5

I. ①流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159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王 凯 张 旬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远人工作室 + 小虫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流淌吧, 河流
LIU TANG BA, HE LIU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 |
| 印 张 | 15.5 2 插页 |
| 字 数 | 22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2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人文 自然 品质

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

顾问 王晓华

主编 远 人

编委 陈 瑛 陈昌云 余巍巍 王 猛

流淌吧，河流

远 人

无人不知的是，地球上有了水才有了生命，有了河流才有了人类创建的种种文明。翻开世界文明史，无不是一条条大河的名字在浪花四溅地奔腾。难以想象，倘若地球上没有尼罗河、没有密西西比河、没有亚马逊河、没有莱茵河、没有幼发拉底河、没有恒河、没有长江、没有黄河等大河的波翻浪涌，人类是否能创建如此丰饶的文明？

可以说，从人类诞生那天开始，河流就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当身处文明的人类面对河流，河流本身也在不断激发人的无边想象与恣肆激情。作为一代诗仙，李白最惊世骇俗的句子是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千古圣人孔子最令人感怀的浩叹是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给后人永恒的思考是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不朽名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生命依托是横贯整个欧洲的莱茵河……在这些史上留名的文人哲人那里，他们对河流的生命挖掘也许更能激发我们今天的感性思维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在水土不断流失的今天也不能不去思索，如果真有

那么一天，这颗星球上的河流全部变得干涸，人类是否还能继续生存？不言自明的答案是，到了那一天，地球上必然不再有生命，也必然不再有文明。当真实的海枯石烂到来之后，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会回复到它诞生时的死寂。河流的消亡必然是一切生命的消亡。

记得前几年曾到天山游览，登山时看到一条山溪顺势而下。和我一起登山的乌鲁木齐作协主席熊红久兄介绍说，这是一条叫哈日图热格的河流。我当时很意外，觉得明明一条山溪，怎么可以叫作河流？熊红久兄说，新疆本就水少，能有这么一条不干涸的水流，已经非常难得，甚至，新疆的很多水流总流着流着就不见了踪影。我闻言不禁想象那些西北大地上的河流，开始可以看见，却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走向了干枯。我忽然理解，一条山溪容易给人玩赏，一条河流却让人感受到生命。或许，对地广水少的大西北来说，太渴望的就是有无数条河流能润泽这片大地，所以，他们愿意将这样不起眼的溪水也叫作河流。

令人不安的是，难道真只有大西北才会如此吗？这世上曾有过多少河流没有最终奔流入海，却在风沙中干死。而那些河流之所以干死，最大的缘由就是被人类自己不断地污染和破坏。或许，作为双刃剑的工业文明，一边在快速地给人提供发展，一边在冷酷地向人索取代价。在今天，呼唤绿色与河流的声音已不绝于耳。对呼唤者来说，他们唯一渴望的，就是让大地上的河流不断奔涌、不断流淌，因为在我们之后，还有一代一代人需要干净的河流。

2016年9月4日夜

目录

Contents

小说

003 / 王祥夫 年夜

020 / 邓朝晖 后山

非虚构

036 / 学群 湖水把它们的世界带走（三章）

049 / 黄思鹏 看羊寨

067 / 小米 回乡札记

翻译

090 / 【越南】阮辉涉（夏露 译） 流淌吧，河流（外一部）

艺术

108 / 马永波 对肉身缺席的反抗

121 / 辛泊平 电影，抄写灵魂的记忆

特稿

142 / 匡国泰 哎哟100

光明

- 176 / 项建标 河流上的火把（小说）
186 / 李凤琳 行走异乡的温暖与感动（组章）
196 / 唐剑波 听筝八行（外一首）

文本与绎读

- 202 / 起伦 山川与尘世中的热爱（组诗）
219 / 凌之鹤 山川静美无恙，世间有爱堪怜

小说



年 夜

◎王祥夫

怎么说呢？我去乡下过年，并不是想在那地方写什么东西，只是想住几天，感受一下乡下过年的气氛，还想听听鸡叫和鸟叫，还比如，再看看羊，看看牛，还有水井，看看草垛。我自己也无法确定我想做什么。心思原是散漫的，但村子对我总是有无限的魅力——或者就什么也不看，只看看那一张张陌生的脸，男人的，女人的，大人的，小孩儿的。或者是，再看看老房子，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想看看老房子。老房子特别能让人联想，那破烂的、东倒西歪的老房子，曾经住过一代一代的人，现在虽然没人住了，在那里静静地歪斜着，但谁知道它以前有过多少热闹，想想都让人心里惆怅。不但是在乡村，在大上海，我也喜欢住到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房子里。那一年，和我的朋友金宇澄地下党似的住在一个要从下边钻上去的阁楼里，人从窄窄的楼梯上去，从一个一米见方的出口上去，上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阁楼间。如果把那个方方的小口子盖住，任是谁都无法上来，这样的房子给我以喜悦，那喜悦多少有些另类。在乡村，我除了喜欢看老房子，还喜欢看老戏台，当然是村子里的



老戏台，总是静静的，没一点点声音，音乐和笙歌都是想象中的事，而现实中的戏台上总是堆满了杂乱的柴草和秫秸，演出者就是那些鸡，公鸡和母鸡，一律翎羽辉煌！母鸡们总是在那里认真地寻觅什么，踱着细碎而娇气的小步子；公鸡们总是精神抖擞器宇轩昂，而且还要加上精力充沛！它们怎么会那样精力充沛？“咯咯咯咯、咯咯咯咯”叫着，一只腿向后蹬，同时一个翅膀也朝后伸，以这种姿态转着圈子，不停地绕着母鸡表演。我看着那些鸡，忽然忍不住笑了。那一次李三问我笑什么？我说下辈子转个公鸡也不错，“起码是妻妾成群”！李三现在早就不在村子里了，他在外边买了房子，老婆孩子都去了那边，地也不种了，像许多村子里的人一样，他们现在都是买粮食吃。

李三的变化很大，但那个我曾经去过多次的村子变化更大，这么说吧，它简直就不像是一个村子了，是特别的新，再加上特别的旧。但我还是想在这地方过一个年，计划从腊月二十九住到正月初五。我是这么想，腊月二十九到大年三十是村里最忙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在最忙的时候感受一下乡村的年事。村长李卫东给我找了一处老房子，他说现在住老房子的人家很少了，给你找来找去，还是李成贵的那几间空房子好，你既然不想在我的家里住，那么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过来。我说，我带着电脑，李成贵的屋里有没有电？李卫东说那还能没有电？如果没电让电工马上给你拉根线，李卫东说李成贵旁边那院子现在还住着人：“他妈还住着。”我说我吃饭也不过去，我想一个人好好儿待待，人一多我的许多想法就乱了，我要李卫东到吃饭的时候把饭给我送过来。李卫东说：“行！”没过一会儿，李卫东就让他小子飞宇送来一些花生黑枣还有柿饼子，屋子里的炕烧得很热，还生着炉子。我忽然想吃两个烤山药，我问李卫东的小子有没有山药？他又跑着去取了，不一会儿笑嘻嘻送来了小半盆子，个儿都很大，还是紫皮的。

乡下的房子，正屋呢，格局总是三间，正中一间是堂屋，东边那

间是东房，西边那间是西房。院子里照例东边还有房子，西边呢也有，放柴草，放粮食，放农具，放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南边的房子一般用来圈牲口，牛、驴、羊，要是猪，就会再扩出个猪栏。紧靠着南房是茅房，茅房有时候就是猪的餐厅。李成贵的这个院子比较大，我住的这边是他院子的东边又接出来的，土院墙上还有一个门儿，但现在这个门儿让沙棘给封住了。我踩着院里靠着西墙的一个小土灶台朝旁边院子望，旁边的院子里已经有了节日的气象。当院的灰堆上用砖头压了一张二指宽的红纸条，上边肯定写着“五谷丰登”或“旺气冲天”之类的字。旁边的房子和这边的房子一样都已破败了，但旁边院子的上房西房和南房的门上都贴了红红的窄窄的小对联儿。院子里的那个灰堆上还露出一个圆圆的瓮盖子，我想那灰堆里肯定是煨着什么好吃的东西。我朝旁边的院子看的时候，李成贵的母亲这时候从北屋出来了，一股子热气马上跟着从屋里腾了出来。天太冷了，李成贵的母亲把两只手放在衣襟下哆哆嗦嗦去了南房，取了什么，红红的，是几根胡萝卜，又急匆匆地回了北屋。天太冷了，开门关门都是白腾腾的热气。

在乡下，过年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首先是要吃糕，先要把糕面磨好，上好的糕面要用碾子推，一个人是推不动碾子的，要两个人推，一边推还要一边扫。其实青年男女搞对象最好就去推一下碾子，一边推一边说悄悄话，也许连别的事都能捎带着办了。过年除了吃糕，还要吃饺子，也要先把各种的馅子弄好，胡萝卜，用擦床子擦了，再剁剁，然后一团子一团子冻在外边，那一团子一团子胡萝卜就放在席箔上。圆白菜，也要切好剁好用水余了一团一团冻在外边。胡萝卜用来配羊肉，圆白菜则用来配猪肉，还有一种干菜，是苳蓝的干菜叶子，早在夏天的时候就晒好了，这会儿也泡了剁碎，用开水余了，再团成团子冻好，这种干菜叶子是要配鸡蛋和豆腐干吃素的。然后是压粉条子，这地方把做粉条子说成是压粉条子，把粉床架在灶上，锅开着，热气腾腾，这时候也



许就需要一个人站到灶上去，或者是就一屁股坐到床子上，另一个人在盆子里弄剂子，把和好的山药粉子弄成一根一根又粗又长的剂子，一边开玩笑一边往粉床子的窟窿眼儿里塞，另一个人使劲儿压，粉条子就得了。粉条子照例也要放在外边去冻，一团一团冻成个硬团儿，一是好放，二是粉条子冻去一部分水分吃起来更好。再就是，做小米子余饭，先把小米子饭做好，是捞饭，要煮得不太软，捞出来，好大一盆子小米饭都攥成团子放在外边冻了，黄黄的一团一团，做小米子余饭还得要放各种的菜，比如黄花菜，要事先发好也冻在那里；比如苳蓝叶，也要发好切碎一团一团冻在那里；比如油炸豆腐要切丝，也要一团一团冻好放在那里；还有绿豆芽，也要事先用水氽了一团一团冻在那里，这许多的菜其实吃现做也不费事，但就是要一样一样在过年前都做好。这地方讲究，一过年就什么也不做了，什么都要吃现成的，吃的时候把准备好的东西一下锅就可以，小米子余饭真的很好吃，到时候还要炆一些胡麻油在里边，这就是过年。小米子余饭的菜料也可以用来吃素饺子。这地方讲究大年初一要吃一天素。素饺子就要吃个素淡。这村子里还出好醋，好醋要经过冬天的冰冻，冻一回，把冰去一回，再冻一回，再把冰弄出来，醋就越来越醇。

我想出去走走，到处走走，从矿区回来我直接就到了村子里，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，我想理个发，再洗个澡，进村的时候我就看到村西边有个新修的澡堂，看样子很大，我问李卫东澡堂怎么样？干净不干净？李卫东说连药厂那边的人都过来洗，然后又笑嘻嘻地小声对我说：“那还不干净，肯定没小姐！”想不到澡堂里的人很多，都赤裸着，在热气里又是搓又是洗，都热气腾腾得像是刚出笼！人们习惯在年三十之前好好儿把自己洗一洗，然后再理个发。除了本村的，果然离村子不远的药厂那边的人也过来洗，这些人都穿着中外合资药厂的工作服。因为人多，我就不想洗了，想先理一下发再说，但想不

到理发那边人更多，我坐了一会儿，几个村子里的女人在那里叽叽喳喳商量怎么烫？怎么染？染点儿什么颜色在头上？今年又最时兴什么颜色？我坐着理发的时候，从外边又兴冲冲进来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，其中一个像是新郎，瘦瘦的，但很精神，穿着挺括的西服，里边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。跟这个新郎一起进来的是他的同学，新郎说要把头发定一下型，另外几个也要把头发收拾一下，他们说话，我在旁边听，明白那几个同学是新郎的同学，他们从远处赶来参加新郎的婚礼，好像是，昨天晚上就到了，还打了一夜的扑克。新郎是本村的，听他们说话，他们好像是一起在外边学过什么。又好像不是什么学校，而是培训班什么的。

我从理发馆出来，头猛地一冷，头发毕竟是理短了，我想起那句话：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找个人说说话？我往李卫东那边走，走到半道，又咯吱咯吱折了回来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听到了隔壁的动静，李成贵的母亲在和什么人说话。农村的房子，因为房盖儿都是通着的，她说什么我都能听得很清楚。“又一年了，你看看你，什么样子，脸脏成个什么样子！好赖给你洗一洗，你还不乐意，动，动，你还动，别动好不好，看看这地方，脏成个啥？”我听到了水声和拧手巾的声音，水盆里哗啦哗啦的声音。然后门开了，李成贵的母亲把水泼了出去。我躺在热乎乎的炕上，有点迷糊，热炕就是让人想迷糊，但我的耳朵却听着周围的一切声音，我想知道村子里的年是怎么过的，远远近近都有些什么动静，有人在远处噼噼啪啪放了一挂鞭炮，还有汽车开过来的声音，还有一种声音，“刮它、刮它、刮它、刮它”。我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，直到这声音响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忽然明白是旁边屋里在拉风箱。现在使用木制风箱的人家已经很少了，想不到李成贵的母亲还在使用风箱。说实话我比较喜欢风



箱，觉得它还具有某种情调，我小时候就总是给母亲拉风箱，而且总是盼望着有只老鼠能够钻到风箱里，看它怎么出来。我拉风箱，母亲弯着腰在炒菜，母亲往锅里烹了点白酒，又烹了点儿醋，家里顿时芬芳四溢。母亲那会儿还留着两条大辫子，母亲说：“拉快点儿，拉快点儿，别总是看书。”我就拉快点儿。有时候我会把风箱拉得飞快，母亲又说：“不想拉就出去，饼子都要糊了！”李成贵的母亲拉完了风箱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在拉，这时停了，李成贵的母亲说：“这是接年饭，稀稀稠稠的挺好吃，那几年想吃这还办不到呢！山药挺好，胡萝卜也挺好，明天晚上有饺子吃。”李成贵的母亲把锅里的饭舀在了盆子里，可以听见勺子刮锅的声音，刮干净了，还把勺子在盆子连连磕了几下，就这几下，你就会觉得这真是个过日子的女人。我想她做的饭一定很香，要不隔壁的吃饭声怎么会这么大，“唿噜，唿噜，唿噜，唿噜”。隔壁吃了一阵子，李成贵的母亲又在说话了，她说：“把嘴擦擦，越老越难看了，看看你这个吃相。还剩一点就不吃了，吃了它，这么香的东西你还剩下它干什么？吃了它。”李成贵的母亲是和谁说话，她在侍候谁？是她母亲还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老人？这老人喘得可真够厉害的。李成贵的母亲又说话了：“你看看，你要是在别人家早就到那地方去了，你还知足！还总这么躺着，起来起来，别总躺着。”

这时候，我听见有人从院子外边走了进来，玻璃上都是汽，根本就看不到是谁。我想应该是李卫东，果然是李卫东。

李卫东说他怎么都觉着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有些不对劲儿，所以来了。

我说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？

李卫东就笑了起来，说他女人刚才说了：“把王老师放在一边，吃饭都不请家里来。”

“我自己愿意。”我说这样我自在，我喜欢自在。